

# 艺文观察

核心阅读

舞蹈走出了舞台，走向广场，走上更广阔多元的时代舞台和公共空间。舞蹈承担了大量的主题性表现，舞蹈艺术的生命力和表现力令人印象深刻。

气势恢宏的合唱、激情澎湃的交响、绚烂绽放的烟火、热血沸腾的瞬间……近年来的一系列大型文艺活动，激荡着中国人的爱国情怀，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。

艺术创作百花齐放，但终究要将美的感受、美的启迪传递给观众。舞者若仅仅沉醉在自我的感受之中，观众会毫不犹豫地远离。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，好口碑是硬道理。

就在前不久，北京舞蹈学院建校70周年之际，“为人民而舞 为时代建功”专场演出在国家大剧院与观众见面。近千名师生同台共舞，古典舞、民族舞、芭蕾舞、国标舞、音乐剧、创意情景表演竞相展示。演出“一票难求”，学院舞蹈告别传统印象中的“高冷范”，成为舞蹈艺术蓬勃发展的又一缩影。

舞剧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演出超过600场，舞蹈诗剧《只此青绿》同名电影全国上映，舞蹈《唐宫夜宴》《朱鹮》《咏春》《锦鲤》一夜火爆出圈……这些年，舞蹈艺术真的离观众更近了，更能舞到观众的心里。

舞蹈走出了舞台，走向广场，走上更广阔多元的时代舞台和公共空间。2014年南京青奥会开幕式，201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文艺晚会《胜利与和平》，2016年中埃文化年开幕式演出《两大文明的对话》，2017年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文艺演出《千年之约》，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《伟大征程》，2023年成都大运会开幕式……舞蹈承担了大量的主题性表现，舞蹈艺术的生命力和表现力令人印象深刻。作为上述大型文艺活动总导演的陈维亚，见证了舞蹈艺术与时代的同频共振。

## 大型文艺活动不断绽放艺术魅力，锤炼新的审美品格

11月1日下午，中央戏剧学院昌平校区剧场中心。正在放映的大型情景史诗舞台艺术电影《伟大征程》，将观众带回2021年6月28日晚近乎沸腾的国家体育场。赞叹、感动、振奋，时隔3年重温这一历史时刻，现场观众仍沉浸其中。

放映结束，文艺演出《伟大征程》总导演陈维亚、电影《伟大征程》总导演侯克明以及参与创作的6位青年师生走上舞台，与观众面对面交流。再创作排演出的点点滴滴，每一位参与者都十分动容。侯克明感慨：“现场上万人用心去抒发去表演，镜头所到之处，每一位参演者都全情投入。”

气势恢宏的合唱、激情澎湃的交响、绚烂绽放的烟火、热血沸腾的瞬间……近年来的一系列大型文艺活动，激荡着中国人的爱国情怀，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。

大型文艺活动不断绽放艺术魅力，锤炼新的审美品格，也锻造了不同领域的人才队伍。据陈维亚介绍，《伟大征程》约8000名演员，约5000人为舞蹈演员，其中1000余人为北京舞蹈学院师生，对他们来说，这种记忆与影响刻骨铭心。中央戏剧学院舞蹈系老师朱晗饰演一位战士，他回忆：“成千上万名演员夜以继日地排练，我们的表演与每一个音符、每一个节奏共振，与塑造的每一个角色共情，不知不觉深化了自身对历史的理解和内心的情感。”2021年春节过后，主创人员和部分学生演员入驻位于北京昌平沙河镇的“阅兵村”。还原真实的情境，才能读



①



②

含激情”、一个是“饱满深情”，两个时间点、同样的深爱，成为青春年华里最特别的记忆坐标。

“高度浓缩时代信息的舞台，锻造创作者的品质与品性。”陈维亚认为，年轻人参与大型文艺活动，熔铸了深厚的感情基础，他们内心的自豪、自信与激情来自对时代变化的感同身受。

##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，好口碑是硬道理

北京舞蹈学院教师刘冰一直关注“小红书”等社交平台，追踪观众对“为人民而舞 为时代建功”专场演出的评价。她惊喜地发现，“观众是罕见的‘零差评’，有的观众说看完下午场，连着看晚场演出，有的观众从国家大剧院又走到了北京舞蹈学院。”

舞蹈出圈传播的现象，不是孤立和偶然的。前不久，陈维亚赴南京观看舞剧《红楼梦》。下午四五点钟，距离演出开场还有两三个小时，剧场周边就聚拢了一大群从外地赶来、拎着行李箱的年轻人。“他们在等待开场，像是追明星演唱会一样。”陈维亚说。

这不禁让陈维亚联想到前些年的经历。一次业内评奖活动邀请陈维亚担任评委，当天参赛的15个节目，有14个节目“以黑场开始，经过压抑沉闷的表演后，以黑场结束”。点评环节，陈维亚不吐不快：“表现阴暗、压抑、痛苦、忧愁，并不是艺术创作的全部，我希望看到一些阳光、明亮、漂亮、令人振奋的作品。”话音刚落，全场响起掌声。

“这些年，昂扬、唯美的舞蹈作品越来越多了。”陈维亚说，“舞蹈从诞生之日

懂内在的历史逻辑。主创们聆听多位党史专家的授课，去上海参观中共一大会址，在嘉兴南湖之畔感悟信仰的力量。生活与排练，是一堂堂生动人心的党史课。“从哭到不哭再到哭，是这群孩子们的的情感转变。”陈维亚清楚记得，“阅兵村”里，很多孩子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是把钻进鞋子里的毒蝎子捉出来。一开始，他们因为吃了没有吃过的苦而落泪；排练中，因为未曾亲历过的艰苦而流泪；演出结束，又因为舍不得告别而泣不成声。

10月24日，北京舞蹈学院舞蹈剧场后台，在校生王江瑶带着珍藏的T恤衫，找到陈维亚签名。3年前，她穿着这件衣服参加《伟大征程》排练，如今穿着这件衣服参加母校演出。一个是“饱



③

起，就具有人民性、大众性的特点，是容易被人们理解、接受、喜爱的艺术门类。”在他看来，“艺术创作百花齐放，但终究要将美的感受、美的启迪传递给观众。舞者若仅仅沉醉在自我的感受之中，观众会毫不犹豫地远离。”

科技发展到今天，全息影像、实时捕捉、人工智能交互设计等技术的出现，对舞蹈的创作、表演、传播提出了新要求。陈维亚认为，舞蹈需要连接新的空间、新的媒介、新的技术与材料。2014年南京青奥会开幕式上，200多人凌空造型上演“筑梦之塔”，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；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，舞蹈与地面光影的互动下，所有雪花聚合成一朵大雪花，唯美震撼的场景深入人心；2023年成都大运会开幕式上，立体飞旋于空中的男女演员“追梦”共舞，与地屏中的浩瀚宇宙即时互动，新潮之力奔涌流动。

“舞出观众的心声，舞出他们的欢乐，舞出蓬勃生命力的作品，无论男女老少，都能产生共鸣。”陈维亚说，“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，好口碑是硬道理。”

## 艺术要创新，胆识和方法缺一不可

“《风华》融合中国古典美学精神，以万物归一起始，继而一袭白衣展万物群像，在黑白阴阳的混沌中道出中国哲学思想。”北京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系教师汪子涵写道。

“踏入《焦点》的空间，演员与光共舞，不仅要关注舞蹈动作的质量，更强调与灯光互动产生的感受，让身体的律动更加生动而立体。”北京舞蹈学院创意学院现代舞系学生伍涵茜写道。

这次为北京舞蹈学院建校70周年创作演出，作为总导演的陈维亚力求以创意取胜。每个篇章的表演，由“亮点”“观点”“焦点”“支点”4个情景片段贯通。“亮点”利用威亚，让舞者的身体驰骋在广阔空间。“观点”聚焦人声，将舞蹈文本的丰富内涵付诸肢体。“焦点”运用灯光效果，舞者与光共舞，强化肢体语言与情感表达。“支点”致敬舞蹈幕后工作者，充满现代与时尚的气息。人们通常认为舞蹈长于抒情，但这场演出让观众看到，舞蹈不仅可以讲好故事，也可以表达深刻的思想。

“艺术创新，胆识和方法缺一不可。”陈维亚说。受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邀请，陈维亚根据斯特拉文斯基的《春之祭》编创舞蹈作品，不仅是对他人创作风格的突破，也是对中国舞蹈界对西方现代舞的一次大胆尝试。作为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，《春之祭》的创新性和复杂性为编舞带来巨大挑战。“你敢站到大师们的肩膀上去吗？要不要填补《春之祭》中国版的改编空白？”短暂的自问后，陈维亚下定决心。他一遍遍听音乐，一遍遍用笔画下音乐的旋律和节奏，最终形成了一幅“心电图”。

今天的舞台越来越丰富多样，个人和编舞团队越来越有鲜明的叙事创新和美学追求。以这些年的中国舞蹈“荷花奖”获奖作品为例，古典舞更多地取材于诗词歌赋、神话传说等，通过虚实相生的古典舞语汇，传递一脉相承的传统人文精神。很多挖掘文化遗产元素，让文物“活起来”的作品取得了较高的成就。而现代舞从个体的心灵感知出发，体悟生命的自在与自洽，思索与探寻人生的哲学命题，有各自的艺术表达和极致的审美追求，并寻求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连接。

舞出新时代的同心声，舞出艺术的蓬勃生命力，众多舞蹈工作者一次次打破陈规俗套，一次次突围，一次次舞向新的高峰。

图①：成都大运会开幕式现场。  
图②：文艺演出《伟大征程》排练现场。

图③：北京舞蹈学院建校70周年专场演出剧照。

以上图片均为林毅摄影工作室提供  
版式设计：蔡华伟

# 博古知今

纪念梅兰芳、周信芳二位前辈，会激励我们做好三件事。一件事是把他们的拿手好戏，尽可能多地传承下来。另一件事，是在新创作中发扬他们的艺术精神以及艺术风格。第三件事，就是要从理论上探讨和总结前辈艺术家的艺术道路、艺术作品、艺术思想。

龚和德

纪念梅兰芳、周信芳诞辰一百三十周年

## 前辈典范不可复制，却可以学习

京剧是我国流行最广、国际影响最大的戏曲剧种。梅兰芳和周信芳是20世纪京剧的杰出代表。我从少年时起就爱好京剧，有幸多次观摩两位艺术大师的精彩演出。又因在戏曲研究单位工作，也有机会参与对大师的纪念。今逢两位艺术大师诞辰130周年，我想说点感想。

京剧形成于19世纪40年代，当时称“黄腔”或“时尚黄腔”，1867年到了上海，“沪人创见，趋之若狂”。1876年《申报》称它为“京剧”，沿用至今。京剧进上海后，就“以上海为根本”，“上至汉口，内及苏杭，远至闽粤”，成为全国性大剧种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它的艺术形态也有变化和丰富，反映在上海的演出市场上，“顿分三派，鼎足而峙，竞相精进”。这三派就是：北派，又称“京朝派”，是京剧正宗；南派，指南方不少徽班、梆子班艺人改唱京剧后仍留有徽、梆的某些路子，亦称“乡土派”；海派，是受商业竞争推动与中外新文化影响而从南派中分化出来的新潮派，又称“海洋派”。在过去，“海洋派”是常被人骂的，“乡土派”是常被人骂的。梅兰芳与周信芳甲午同庚，一旦一生，就在这种舆论氛围中“竞相精进”，能取得卓越成就，当同他们正确处理京剧的南北关系密切相关。

梅兰芳的艺术根基是北派，但他在1913年19岁时第一次到上海演出，就感到所见所闻对自己大有启发，是他“一生在戏剧方面发展的一个关键”，回京后“有了排新戏的企图”。他的新戏以服装区分有三类：穿老戏服装的新戏，穿时装的新戏和穿新式古装的新戏。最受欢迎的是他1915年开始创制的新式古装的新戏，载歌载舞，如《嫦娥奔月》《黛玉葬花》等。1921年7月《申报》发文称：“近来海上，一惟梅派之剧是宗。”“梅派”名声渐起。1922年推出的《霸王别姬》，更是古装新戏中享有盛名、久演不衰的杰作。梅兰芳勇于创新，又重视继承，不但不断加工从前辈那里学来的传统戏，使之经典化，还学演昆曲，推动京剧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南北戏曲“花雅”的综合。

周信芳自幼在江南地区辗转习艺，起点是南派，1907年他虚龄13岁到北京“喜连成”搭班唱戏，合作者中有梅兰芳。更为难得的是，1912年11月至1913年1月间，周信芳与谭鑫培在上海新新舞台同台演出40天，深入观摩谭派，且聆听谭鑫培的教诲。周信芳的艺术经历可谓坎坷，遭受过“文字上的讽刺和言语中的嘲笑”，然观众支持、热爱，“百口皆称萧相国，万人争看薛将军”，“麒派”终于成为南方京剧唯一一流传至今的老生流派。由于梅兰芳、周信芳等名家的共同努力，北派与南派既各有优势，又逐渐从对峙走向融通，使京剧更规范、更富有活力、更灿烂多姿。

梅兰芳、周信芳都是真善美的热烈追求者。他们为人、为艺最大的“善”就是爱国。梅兰芳为躲避日寇利用，“九一八”后由北京去了上海，演出《抗金兵》。“八一三”后去了香港。香港沦陷，梅兰芳返回上海。他蓄须明志，拒绝演出，以卖画维持生计。周信芳则在多地演出《明末遗恨》《徽钦二帝》，“歌台深处筑心防”。他们艺术上的“善”，更多地表现为演出剧目中对善良者的颂扬、对被压迫者的同情，具有深刻的人民性。从两人的表演风格

来说，梅兰芳在真善美的和谐统一中突出的是“美”，周信芳则突出“真”。梅兰芳塑造的赵艳容、杨玉环、虞姬、杜丽娘、李桂枝等形象，不仅鲜明生动，还贯穿着独特的美：华丽而不失简约，细致入微又无雕琢痕迹，高雅清静，自然大方。他晚年创作演出的“我不挂帅谁挂帅，我不领兵谁领兵”的穆桂英，由优美而进入壮美。周信芳表演的“真”，吸取了话剧的心理技术，而整个表演又建立在全面掌握传统技艺的基础之上。他所塑造的宋士杰、宋江、萧何、萧恩、张元秀等形象，都以性格之鲜明、技巧之纯熟把观众深深吸引，台下有掌声、笑声，也有泪珠滚滚。他嗓音沙哑，却善于运用，韵味独特，演出时一唱众和，成为麒派特有的剧场效果。

戏曲是前辈典范型文化。前辈典范不可复制，却可以学习。纪念梅兰芳、周信芳二位前辈，会激励我们做好三件事。一件事是把他们的拿手好戏，尽可能多地传承下来。如梅派名剧《宇宙锋》《贵妃醉酒》《洛神》等、麒派名剧《四进士》《乌龙院》《清风亭》等，继续征服观众。我们还要深入开掘，在现有基础上扩大传承。由于主客观条件的种种变化，传承不是照搬，必然会有选择性和创造性。另一件事，是在新创作中发扬他们的艺术精神以及艺术风格。就我观摩所及，梅派青衣李连杰主演的《花蕊》《青衣》，麒派老生陈少云主演的《成败萧何》《金缕曲》，都是这方面的优秀成果。《曹操与杨修》的主演尚长荣、言兴朋都不是麒派，但该剧导演马科说：“整个舞台的韵味、风貌，是麒派。”可见传承又可以跨越流派，道路宽广。我们要格外珍惜新创造，让它们成为新时代的新传统。第三件事，就是要从理论上探讨和总结前辈艺术家的艺术道路、艺术作品、艺术思想。近些年对梅兰芳的研究较多，对周信芳的研究较少，深化对两位艺术家的研究，可以成为我们创建戏曲美学的有机部分。

我相信，梅兰芳、周信芳的艺术精华会与戏曲命运结合在一起，历久弥新。

（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）

# 艺坛